

孝經衍義

廿五





孝經衍義卷八十三

卿大夫之孝

敬親

左傳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

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

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

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

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君治命。今以是報。宣十五年

臣按從治命不從亂命明其父不以亂終也亦敬親之一節故杜預云傳舉此以示教

季氏

武子

以公鉏為馬正

公鉏武子之長子愛悼子而立之故以為馬正

愠而不出閔子馬曰

魯大夫

子無然禍福無門惟

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無位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

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

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

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襄公二十有三年

臣按公鉏見廢而愠然因爭友之言而不

失敬共在閔子馬亦可稱錫類也

鄭人伐陳宵突陳城

乘夜穿突其城

遂入之陳侯

哀公名弱

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賈獲

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

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

謂賈獲置汝之母於車

辭曰不

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襄公二十有五年

臣按獲之授公車能資敬以事君也雖事

急矣猶不欲男女無別能資敬以事母也

卒之君母兩全蓋神所相勞者矣。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

除葬道也。

及游氏

子大之廟。

將

毀焉。子大叔使其徒執用

具。

以立。而無庸毀。

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避之。

昭公十有二年。

臣

按宗廟致敬。雖以國故毀。亦孝子之所

隱痛也。子大叔之敬。蓋以術智而獲全者矣。

漢王陵。漢王之還擊項籍。乃以兵屬漢。項羽取

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陵卒從漢王。安天下。

臣

按陵母之死。乃所以教其子以不貳。且

知廢興所在也。陵之佐漢。卒定天下。乃所以揚其母之名。且其戇直不阿。不背約。王諸呂。惟能敬親者。能敬身矣。

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廼謝罷。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

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

杜延年。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永光中。代于定。

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元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

于定國子永。年且三十。乃折節脩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

王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自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勵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

左右。

潁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

臣按此亦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義也。

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嘆曰。吾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臣按奉先人遺體不敢毀傷固孝子全歸之義而宣力公家不避艱險亦立身之大節而非虧辱之謂也各審出處之宜以求心之所安而已尊後爲東郡守以身當河衝蓋始終有資事之敬也

郭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

臣按丹在朝廉直公正蓋能克其小心孝順以敬爾位者

馮衍子豹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

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常于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

鄭興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耻爲之屈及囂遣子恂入侍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禮秩興見囂曰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

孝經衍義卷八十三
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
囂曰。囂將不足留耶。興曰。業爲父母請。不可以
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
促爲辦裝。遂與妻子俱東。

張霸字伯饒。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
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
曰伯饒焉。

張禹父歆。終於汲令。禹性節儉。父卒。汲吏人賻

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

臣

按禹不受賻送。所以成其父之廉。推田
宅與伯父。所以成其父之恭。皆敬親之事
也。

伏湛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
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胡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
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
無愆。

崔寔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時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故寔上疏。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

臣按居則共母之訓。喪則求盡於禮。皆所以致其敬也。

荀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

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以之貫萬世。古人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焉。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昔翟方進。自以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臣按當日著令。斷公卿二千石行三年喪。有違于經。所謂不敢慢于人矣。苟爽對策。復古之禮。其亦敬積於中。而情見於辭者乎。

范滂。建寧三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聞之。卽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滂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

今得與李

唐杜密

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

求壽考。可兼得乎。滂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臣

按記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

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滂之貽父母令名。宜其果歟。可謂敬矣。所謂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者也。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逋衣。妻竊謂充曰。今

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治具。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

臣

按充之去婦。果於義也。人盜墓樹而殺之。殺盜耳。非睚眦之謂也。無愧於敬矣。

趙苞遷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值鮮卑萬餘人入寇鈔。苞母及妻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臯。母遙謂曰。威豪苞字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殮母。歸葬訖。

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臣按王陵尚可爲母而去漢。趙苞必不可

以爲母而從賊也。母以忠義教其子。子以死報其母。記曰。涖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苞豈不得爲敬其親哉。

蔡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

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魏司馬朗。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

黃朗。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遊學。仕至二千石。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

臧霸。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

八。將客數十人。徑于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

臣按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一道。霸少有孝烈之稱。是以魏武一面委任。非直壯武見知于倉卒之間也。臣觀霸以弱年要奪其父。以脫于厄。誠哉其孝烈也。乃其仁者之勇。魏武于是知其能資敬矣。

吳顧悌。以孝弟廉正。聞于鄉黨。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嘗灑掃整衣服。更設几

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必誦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涕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涕釋服。涕雖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時禁不得解官持喪故也。嘗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于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陳武子脩脩弟表。武庶子也。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穆。

臣按敬嫡母所以敬其父。大義公正。感悟其母。亦所以敬其母也。

駱統父俊爲袁術所害。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

臣按母去則絕于父。統以義抑情。亦所以

敬其父也。

全琮父柔桂陽太守。柔常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贖。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臣按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柔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裴松之則以爲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懸命。憂在旦夕。權其

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煖市義。汲黯振救之類。謂全邀名。或負其心。臣以此事與范氏父子麥舟之事相類。若麥舟之事是。則散米誠未可非也。且以士類倒懸。不思振恤。乃以數千斛市易不急之物。是非君子之心也。琮以君子之道事其父。可謂敬矣。易曰。有子。考无咎。厲終吉。琮之謂歟。

晉王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

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母終。居喪瘠毀。杖而後起。

王覽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

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恪恭。名亞於祥。

臣按史稱祥曰恭謹。覽曰恪恭。皆言其敬也。蓋祥之不得于親。幾于欲陷之以井廩。而祥之純篤。亦齊栗祇事之意矣。覽之克恭厥兄。冀其母之感悟。不使其母成殺子之惡。敬孰大焉。

何曾性至孝。閨門整肅。初司隸校尉傅休奕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示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又曰。潁昌侯之事其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亡盡其敬。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臣按傅司隸稱曾孝行。盡敬崇禮。見親黨如見親。則其策諡曰孝。洵非虛美。然以侈汰無度。卑附賈充。爲正直所非。則豈能充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義者乎。

王戎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于戎。帝謂劉毅曰。

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臣按戎之廢禮觀奕酒肉自若。爲後世濫觴作俑。雖其號慟毀瘁。出于至哀。未免於愛而不敬矣。不若嶠之以禮法自持。爲可訓也。

潘岳性輕躁。趨世利。諂事賈謐。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初被收。岳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

臣按岳閒居賦序。稱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不能違膝下色。養屑屑從斗筲之役。而乃望塵拜謐。構廢儲宮。愍懷太子。欲長筵獻壽。輕軒遠覽。何其言行之相乖耶。臨命悲懷。有負阿母。可爲不敬其身者戒也。

閻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

餘年。續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

臣按續之於繼母。亦可謂祇載而底豫者也。史臣云。恭事彌謹。孝謹不怠。蓋親至不慈。而子無不順受。但有幾微怨色。卽爲慢矣。故敬爲難也。

周處。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

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之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時賊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兵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亾身爲國取耻。彤復命處進討。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

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盡矢絕。左右勸退。
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
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
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
乎。遂力戰而歿。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處家在吳。
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及元帝爲
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任清方。
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
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皆忠賢之茂實。烈士
之遠節。按法執德。不曰孝。遂以謚焉。

巨按經言。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终于立
身。記言事君不忠。戰陳無勇。非孝也。聖人
立訓。固爲當致身授命之際。而以親老爲
解者。嚴其防矣。執德不回。乃守身之敬。旨
哉。循之議謚。亦應經義也。

陶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
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
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

餘里達曰。卿欲仕耶。侃曰。欲之。困于無津耳。達過廬江太守夔。稱美之。夔察侃爲孝廉。後以軍功封東鄉侯。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侃每飲酒。有定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臣按侃居貧勵節。慈淑相成。旣貴能勤。不忘戒約。無愧於敬也。

嵇紹。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以父得罪。靖居私室。山濤啓武帝。起家秘書丞。

應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起。遂以孝聞。年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

豆按詹以稚弱之年。而知敬宗之道。異于都邑之士也。

卞壺。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中使敦迫。壺牋自陳曰。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門戶

遇禍。逆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私情艱苦。實無情顏。昧冒榮進。奈何哀苦之日。不見愍恕。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庾亮將徵蘇峻。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峻果稱兵。六軍敗績。壺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遂死之。二子眡。眡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尚書郎弘納議曰。夫事親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

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按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鏃。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伏節死難者乎。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眡散騎常侍。眡奉車都尉。眡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

孝之道萃于一門。

臣按壺不肯奪志于哀孤之日亦可謂執德不回者矣。資以事君。豈敢愛死。眡盱殉父。永世克孝。其見危授命。乃所以盡敬竭誠也。

劉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雖幽厄之中。猶啓授孝經論語。密謀奉帝出。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

超。害之。峻平。追贈衛將軍。謚曰忠。

臣按超當幽厄之中。授經不輟。可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

范汪。父稚早喪。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隣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孔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

胡威父質。以忠清著稱。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

進道。旣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

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臣按居官清慎。乃孝子之盡敬而不敢慢于人也。威於父賜。且審所自來。不苟受都督之佐助。償之以絹。而於別信白質。其思密理周。一斷于義。峻節乃過厥父。而自遜弗如。孝子有善歸親之義也。

顧和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諭。特聽暮出朝還。尋朝議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

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旣練。衛將軍褚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諭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詩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耳。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王述少孤。事母以孝聞。守約安貧。不求聞達。性

沈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南史。王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惟弘徵召。一無所就。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禮。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之後。家無餘業。

臣按王弘。以清約幹蠱。以禮法傳家。皆敬

親之事也。

臧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性孤介。未嘗造請。

王猛。五歲而父清遇害。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

張謨。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遭疾。時謨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州里謂之純孝。長兄瑋。善彈箏。謨以劉氏先執此伎。聞

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歿。六年廬于墓側。所生母先假葬琅琊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

臣按愛敬有先後。而非判絕。於愛之中。誠慤斷制。必然果然。久而不懈者。而敬存焉。如已上三人者是也。

褚彥回。少有清譽。遭所生喪。毀頓不可復識。期年不盥櫛。唯淚泣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

臣按彥回若能充此愛親之心。於家國之際。爲哀榮也。奚難。乃逢迎興運。謗議沸騰。豈貽父母令名之謂乎。其亦未知資敬之義已。

王訓。年十三。父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嘗賦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毗俗。追祖儉之志也。

臣按儉詩云。稷契主虞夏。伊呂翼商周。訓

欲追其志。故辭意竝似之。

王秀之父卒。廬于墓側。後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賢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時人以爲上晉平。恐富求歸。

臣按昧財逐禍。必貽父母羞辱。晉平果於一去。知敬身矣。

到溉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

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劉善明。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嘆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善明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廉。子孫楷棧足矣。及累爲郡。頗黷財賄。崔思祖恠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子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

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

臣按此所謂觀過知仁者也。惜乎當日者。朝廷旣哀其心。亦何難捐金錢以贖其母。致令計窮出此。夫唯清節峻于母至之日。斯補過之道。以敬終者也。

庾域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

致。子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尋丁母憂。哀至泣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哭。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

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小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檐宇。悲鳴激切。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

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孺達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家貧。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後官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范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竝不拜。朝廷亮其款。得終喪制。岫恭敬嚴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

終身。

傅緯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

何佟之。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

鄭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禪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節其哭。

謝蘭。三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進。

舅阮孝緒聞之。嘆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

韋叡。事繼祖母。以孝聞。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敬禮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于已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畧如他日。

臣按叡立身執德。不肯風靡釋氏。居大臣之位。而不詭隨于人主。其敬孰大焉。

北史崔宏苻堅徵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及帝道幸鄴。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過嶺。賜以牛米。宏深被信任。勢傾朝廷。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

蔡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子徵字希祥。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供侍益謹。初無怨。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

祥之性。更名字焉。

臣按經言驕亂。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宏始終以儉約居身。扶持老母。雖養無重膳。不失爲敬矣。

張袞子度。少有學尚。度子曰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袞弟恂。恂子紀。紀弟代。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故致相競。萇年曰。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戒約。

孝經衍義卷八十三
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少有孝行。

陳思讓。晉天福中。連丁內外艱。時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讓不俟詔去。郡奔喪。聞者嘉之。

臣按張氏家風克孝。汝南又以長者之道。成敬讓之俗。斯爲不敢慢人之實事矣。宜其嗣子又孝也。

長孫澄。魏文帝與周文及羣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坐中有人次云。匡救

其惡。旣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

于仲文。少聰敏。髫鬣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九歲。嘗于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

沈重。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遂博羣書。

樊深。事繼母甚謹。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

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所誅。深父保周。叔父觀周。竝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病。或免鹵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觀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

于翼。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所稱。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曰戒。故能以功名終。宋世景。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大精經義。世景友于之性。過絕于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而卒。

臣按世景。少自修立。大精經義。知敬身矣。然以責賢者。則不勝哀而卒。於禮似有間然。

陸印。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

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卽母。魏上庸公主。甚有志操。卽昆季六人。竝主所出。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于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

寇讚子元寶。元寶弟臻。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子祖訓祖禮兄弟竝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于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祖禮弟儁。儁

子奉。奉弟顥。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

崔暹。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

薛聰。方正有理識。雖在閤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凜然加敬。遭父憂。廬于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婚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

崔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竝

高。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子曠及說子弘。竝奉其遺訓云。

崔挺。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世分析。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子孝芬被誅。子勉被收之際。逃免。天平初。遣勉送勲。

賁妻子赴。正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勉弟猷。旣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孝芬弟孝偉。子昂。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振。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顏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

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振旣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齋。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如同氣焉。

李元忠。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

臣按廢體之始。在晉王戎阮籍諸人。然其

悴毀增疾。杖而後起。則豈勝控縱決拾者乎。冰寒于水。青出于藍。又可慨也。

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明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

於孝思也。

宋繇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父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

王慧龍。曰。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以傳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子寶興。少孤。事母至孝。

薛端。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勵精篤學。不交人事。端從子瘡。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郎。帝聞瘡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瘡貌甚憂悴。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瘡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

之傷痛。州里賄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且卒。其弟謨。時爲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砥行礪心。因而彌篤。自釋未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

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宮廬靡申哀訴。是以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旣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得全歸。使夫死者有知。得見先人于地下矣。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冀汝面訣。忍死待汝。汝旣不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書成而絕。韓麒麟父亡。在喪有禮。長子興宗。興宗子子熙。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承父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

弟仲穆母亡居喪有禮。

楊惇幼喪母曾諸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惇更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爲之罷酒後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頃之表請假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

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風雪嚴厚惇跣步號泣見者無不哀之後爲聘梁使主至碣磔州內有惇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

臣按惇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及窀穸追榮跣號風雪精廬拜像感動輿疾可謂恒敬。

楊昇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

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

臣按絕迹人事。尚友古人。立身之道。在是。

將所謂貽父母令名者也。可不謂之敬乎。

張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孫宴之。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訓。動依典禮。

崔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晝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子勵有父風。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

雷紹。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違離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畊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

段韶。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及者。

王紘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美。

臣按王紘誦不驕不亂。爲元貞未萌之防。善體不敢慢人之訓者也。

趙隱字彥深。少孤貧。事母甚孝。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

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其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于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

尉遲迴。父侯甿。尚周昌樂大長公主。迴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迴入

朝以慰其母意。

臣按迥後盡節宇文可謂以事母之愛而成其事君之敬也。

韋師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

席固居家孝友莅官頗有聲績子雅性方正少以孝聞。

王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命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

命狐熙以母憂去職始不勝哀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李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纓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母後病

稍愈。逼令仕進。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

臣按德林後因庭議忤意。隋文因數之。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蓋德林雖有至性。而闇于經所云教所由生之義。斯言幾于非聖。致使爭競之徒。更相譖毀。斯言遂爲罪案。有虧孝敬。惜哉。竟以貶卒。

樂運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瑯琊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候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元

冠對使。未知此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

張偉。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常依附經典。教以孝弟。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

臣按此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之義。門人感化。事之如父。亦經所謂敬人而人悅者也。

乞伏保。父居爵寧國侯。詔令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鎮將。申年踰八十。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

房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盡心竭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

房景伯祖元慶爲沈文秀所害。父愛親。景伯父名。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于桑乾。少喪父。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卒。

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爲清河太守。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小人未見禮教。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

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臣按此非獨其母之賢也。景伯敬母而施及其民。經之所謂不敢慢于人者也。

鄭善果母崔氏。善果以父死王事。數歲襲爵。開封縣公。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禮。則大悅。若行事不允。

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
伏于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汝自童子襲
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
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于公政。內則墜爾家。
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致罪戾。吾死日。
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夜
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三品。秩俸幸足。
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
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
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
子柰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
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
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臣按崔氏之教子。前之所爲。似雋不疑之
母。後之所爲。似公父文伯之母。蓋以母之
賢。而成其子之敬者也。史稱其母卒後。善
果爲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
昔焉。此經之所以立身爲終也。

王頴少好遊俠。年二十。爲兄頴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徧通五經。開皇五年。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相與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唐皇甫無逸。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計至。果然。時五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輿侯。而贈柱國弘義郡公。

臣按無逸入唐。仕至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悴。不能食。道病卒。初諡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諡良。考無逸被人誣告。以母故。陰交世克。其入蜀。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其過自畏慎。留母京師。蓋有以也。乃若信其父之必無壞節苟免。亦可謂知敬其親矣。珪之駁諡。蓋未當云。

李大亮族孫廻秀母少賤妻常詈媵婢母聞不樂廻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致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

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帷帟事

母以孝稱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或勸其營產業文本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旣任職久資賜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離左右母必憂

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勅之。卒無過。

蘇世長。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于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爽然改容。

韋思謙。八歲喪母。以孝聞。子承慶。性謹畏。事繼母篤孝。弟嗣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母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

楊元琰。居父喪。七日不食。張柬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封弘農郡公。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之。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

臣按元琰自全之策。幾於虧體辱親。可謂敬乎。要其欲退之誠。賢于敬暉之不早覺。悟至于隕身遠矣。

趙弘智早喪母。事父篤孝。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永徽初。講孝經百福殿。諸儒更詰辯。隨問酬悉。高宗善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弘安曾孫矜客死柳州。官爲殮葬。

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訥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臣按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是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弘智講孝經。而獨陳諫爭之義。可謂資父同敬矣。永錫

爾類以有來章故附見云。

崔元瑋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元瑋曰吾聞姨兄辛元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貴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廩祿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瑋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後以誅二張功拜博陵郡王元瑋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群從皆自遠會食無它爨族人孤貧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子璵子渙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

張說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旣期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韋安石二子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
愛之陟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
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出家法脩整
勅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
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童數十然應門
賓客必允主之

穆寧家居嚴事寡嫂恭甚嘗譔家令訓諸子人
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
而已苟任其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

顏真卿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辭章
事親孝

柳公綽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
典正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
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李光進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先
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
貯納管鑰于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違事姑且嘗
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田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李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大曆八年。自力入朝。卒。裴守真早孤。母喪哀毀癯盡。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子子餘。事繼母爲聞孝。卒。諡曰孝。中書令張說嘆曰。可無愧矣。曾孫行立。母亡泣血幾毀。

蕭俛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

臣按俛建議銷兵。爲世所譏。然其性簡潔。以聲利爲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其于祿位。輕去固辭。蓋亦古之狷者之流也。

李景讓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雖老猶加箠。勅已起。欣欣如初。景讓家行脩治。閨門惟謹。始爲左丞。蔣紳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紳曰。無宜于公。

韓滉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

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第洄稍增補之。泚見。卽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楊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圖右史。塵凝滿席。澹如也。

高霞寓。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採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

田弘正。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服玩僭侈者。卽日徹毀之。

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鐫說鉤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克魏博節度使。弘正幼孤。事兄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能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子布。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人素德

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聖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而憲誠蓄異志。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布以中

軍還魏。諸將譁。欲行河朔舊事。布度衆且亂。嘆曰。功無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

臣按弘正之忠貞。資敬之義。天性然也。史稱其聚書萬卷。終日與賓客講論。亦學以成之矣。弘正通春秋左氏。尊獎玉室。應經義焉。其子布。功雖無成。以身殉國。誠哉可

以上謝君父永世克敬也夫。

劉充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紵一端。示不忘本。數教勅元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按當之可乎。元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

韋綬子溫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嚴苛。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旣謝。輒辭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旣居喪。毀瘠不支。初

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翰林學士。帝怒曰。寧綬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溫旣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戒矣。卒。諡曰孝。溫少合。所善蕭祐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薦之。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

臣按韋溫辭禁近之職。守屋漏之誠。皆守身之敬也。

崔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

劉廼喪父以孝聞帝狩奉天廼臥疾私第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床搏膺呼天不食卒。

臣按君辱臣死亦資敬之意也。

歸崇敬治禮家學遭父喪孝聞鄉里子登事繼母篤孝。

王質五世祖通爲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學不勸諸生從業者甚衆。

李素立孫至遠至遠子畬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畬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不靈一林宋吳廷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喪絕水漿累日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

曹彬子燦性沈毅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得與計議彬以爲類已特鍾愛焉燦起貴胄以孝謹稱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亦有父風。

臣按世胄高位。師武尚威。皆易起慢心。燦之象賢。在於敬謹。其天資沈毅。必能祗載者矣。

劉溫叟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言執禮。惟溫叟焉。

竇儀。禹鈞子。學問優博。弟儼。侃。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當時號爲竇氏五龍。

畢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士安後之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泗州稻田務。

陳堯叟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父省華同在北省。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

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

李宗諤大中祥符中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宗諤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羣從及歿而已趙君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爲內則所載者無不

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及雜立僕御中常從謁文彥博與其容止問而知之歸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宋綬母知書每躬自訓教綬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

馮元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

易

李寅事親孝。治家有法。閨門內肅如也。子虛已虛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

范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於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仲淹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克。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

張思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貴。

范純仁遺表。其畧曰。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志。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劉瑾沉子。沉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闔門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環爲州。瑾亦坐衰絰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爲請。以伸孝子。

之志

司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初登第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光子康事母至孝丁母憂勺水不人口三日毀幾滅性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

王嗣宗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置壙中

富弼性至孝以母憂去位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

文彥博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德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

蘇軾生十年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讀東漢范

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臣按滂母以齊名李杜勉其子。而軾母又以能爲滂勉其子。滂當立身之終。軾當事親之始。考軾生平氣節。瀕死不悔。真敬其母訓也。

呂大防與兄大忠。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

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儻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生平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年。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

考經行事卷八十三
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

鄒浩初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志。浩將諫。立劉后密告其友王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

傅察使金。知不免。謂官屬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

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張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事母以孝稱。紹興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瘖。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

李光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

楊存中天資忠孝。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旣顯。請於朝。賜諡立廟。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數千里。卒迎以歸。

羅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

臣按 激崖異慢之階也。端介有守敬之與也。義利之辨。卽敬慢之分矣。

黃度爲監祭御史。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切

諫。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救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託已爲喻。冀因有以感悟上心。

仇愈性至孝。母歿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

臣按 愈當崎嶇轉徙之時。必誠必信。可謂

孝於親矣。觀其壽春三戰。全活淮西。力說

張浚趣京。不附秦檜和議。蓋忠孝兩全矣。

洪咨夔爲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

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得喫茄子飯。汝無憂。

張忠恕。寶慶初。詔求直言。上封事陳八事。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嘗勸忠恕以無貴家聲。及是。歎曰：忠獻爲有後矣。了翁嘗許忠恕奉公體國。似浚撥繁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志義理之學。有聞乎棧之教矣。

唐璘爲監察御史。臺史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

須爲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母教之助爲多。後擢太常卿。尋丁內艱。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

胡穎。兄顯以材武入官。有戰功。穎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

陳垣。知溫州。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

器行之。

尹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

劉珙爲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

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爲漢儒之罪人乎。

金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

朱熹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隆興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臣按朱熹一閱孝經。便知敬身之義。謂其

孝經衍義卷八十三
生平學問存誠主敬躬行實踐皆由此擴充可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庶無愧焉。世之功名爵祿爲顯揚者烏得謂之盡敬矣。

黃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

唐重知京兆府金將婁宿渡河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全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含笑入地矣。

陳文龍被執元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彊之卒不屈乃械繫至杭州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
遼馬奇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

臣按此敬親之大者也能如是自不至於

孝經行事卷八
三
辱身以遺羞。可以事親。卽可以事君矣。

金奚烈守愚性至孝。父沒時年十五。營葬如禮。

治家有法。鄉人稱之。

石抹元七歲喪父。號泣不食者數日。十三居母喪。如成人。嘗爲擊鞠戲。馬踣。歎曰。生無兄弟。而數乘此險。設有不測。奈何。由是終身不復爲之。完顏陳和尚年二十餘。爲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

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旣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挽。南渡河。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太原王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畧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牕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

元別的因母張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謹。

臣按此三言者其可以終身乎。謂之成人則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守身之敬也。

廉希憲。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上。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衰絰。及喪父。亦如之。

拜降。父忽都卒。時生甫數月。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曰。吾惟一子。已童卯矣。不可使不知學。遂遣從師大名。比拜降貴。歷官有聲譽。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復卒。

虞集。三歲。卽知讀書。父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集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河。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楊氏父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

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廉惠山海牙。希憲從子。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恥。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卽仰天大呼曰。吾將耐母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

董俊。早喪父。事母以孝聞。歲時廟祭。非疾病。跪

拜必盡禮。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禮宜如是。

子文炳。年十六而孤。率諸幼弟

文蔚。文用。文直。文忠。事母

李夫人。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文炳自幼儼如成人。

文蔚。事母至孝。文炳以家務悉委之。凡祭祀賓客之事。無不盡心。

文直。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世祖。次文用。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食者百餘口。文直勤儉。始

終不替。內則養生送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

文忠入侍世祖潛邸。主謬嘗言詩。因問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讀書。惟知入則孝於親。出則忠於君而已。詩非所學也。

士選。文炳次子。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必歸之董氏。

臣按董氏可謂濟美矣。雖其名位不同。牽

連而書。以見其家法之相承云。

徐世隆。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士第。辟爲縣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於學。

李德輝。生五歲。父卒。號勵如成人。天性孝弟。操履清慎。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

安顧此耶。事不足以匡君福民。德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之間。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也。乃求先生長者。講學以卒其業。楊恭懿。奉元人。力學彊記。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爲養。晦則就學。書無不讀。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居喪盡禮。姚天福。初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爲臣。當罄所衷。以塞所職。勿以未亡人爲卹。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

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

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

世祖

歎曰。巴兒思

天福賜名

謂不畏彊禦猶虎也。

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

人中求之。

耶律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曰。中土之禮也。拜住。安童孫。五歲而孤。太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英宗嘗謂曰。朕委卿以大任者。

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拓土宇。安童相世祖。克成善治也。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

拜住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拜住初爲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園閱羣戲。出稍後。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克責。一日入

內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彊以數卮。旣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彊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睿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勲德。故爾。汝何有焉。拜住之賢。母之教也。

揭傒斯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

考紀行事卷八十三
三
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
渝。

孔思晦家貧。躬耕爲養。大德中。遊京師。祭酒耶
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卧疾。躬進藥
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後襲封
衍聖公。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恒懼弗勝。
每遇祭祀。必敬必慎。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
以僞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
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真僞久益不可

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於族。與共拜殿庭。可
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刻宗譜於石。而
孔氏族裔益明矣。

同恕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
致目疾。時祀齋肅。許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
可復。追遠者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

李黼父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
半月怒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
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懈怠之意。

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

至正十八年。陳六諒寇信州。伯顏不

花的斤。爲江東廉訪副使。自衢來援。

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

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

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卽日入

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

忠臣。吾卽死。復何憾。伯顏不花的斤命子也。先

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

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

以上卿大夫之敬親

